

仙剑奇侠传肆

华人奇幻经典，官方原著小说

管平潮◎作品 姚壮宪◎监制



仙剑奇侠传
肆

管平潮 / 作品
姚壮宪 / 监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仙剑奇侠传. 4 / 管平潮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8

ISBN 978-7-5502-3190-0

I. ①仙… II. ①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26097号

仙剑奇侠传. 4

作 者: 管平潮
责任编辑: 王 巍 陈 昊
特约监制: 孟 祎
策 划 人: 吴志硕
产品经理: 谢梓麒
特约编辑: 李 彤
封面绘图: 寸身言
版式设计: 刘珍珍
封面设计: 宋晓亮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311千字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8印张

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3190-0

定价: 33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仙剑奇侠传肆

目录

- 001 第一章 初涉江湖，轻谈诛心之剑
- 005 第二章 牛刀小试，奋勇吞粽杀鸡
- 011 第三章 壮志有怀，任尔钟馗俯首
- 015 第四章 乡语村言，共话剑仙当年
- 019 第五章 注迹休寻，英雄不问出处
- 023 第六章 巢湖夜宿，儿女醉语风情
- 031 第七章 妖魔夜啸，林暗草惊风邪
- 039 第八章 紫英初现，飞剑明河如雪
- 045 第九章 古玉仙纹，暗坚求仙之志
- 049 第十章 风起寿阳，惊闻同伴如贼
- 055 第十一章 按图索骥，巧闻缘起昨日
- 059 第十二章 县令相召，夜话旧雨新知
- 065 第十三章 暗夜如冥，凄迷妖光幻雾
- 071 第十四章 琴弹绮梦，谁立寒月清宵
- 075 第十五章 梦影雾花，相思织梦行云
- 081 第十六章 女萝岩乱，剑指八公妖邪
- 087 第十七章 幽洞妖影，风云变少年行
- 091 第十八章 离香破冢，槐妖悲意堪怜
- 099 第十九章 神珠土灵，忽闻陈州仙影
- 107 第二十章 桃花烂漫，迷醉少女春梦

- 115 第二十一章 风波路远，最难相忘江湖
- 121 第二十二章 倩女游春，巧笑龟猪之戏
- 129 第二十三章 鬼火长明，淮南王陵杀机
- 137 第二十四章 箭雨落星，无畏尸鬼夺魂
- 143 第二十五章 玉壶霞丹，迷藏阴阳紫阙
- 147 第二十六章 鬼哭无明，升仙一枕黄粱
- 153 第二十七章 魂飞魄散，王侯转眼笑谈
- 161 第二十八章 踏歌台上，偶听是昔凉芳
- 169 第二十九章 抚今追昔，惆怅琴姬心愿
- 175 第三十章 笑调纨绔，谁识景天之祖
- 181 第三十一章 千佛八苦，骤起风雷震地
- 187 第三十二章 君莫思归，谁怜妻悲妾苦
- 191 第三十三章 琴诉痴心，泣血仙剑问情
- 197 第三十四章 心沉永夜，一死以报多情
- 203 第三十五章 明珠有泪，永眠常春幻境
- 211 第三十六章 虔心向道，御剑仙路烟尘
- 217 第三十七章 菱纱偶恙，寒心暗随危情
- 223 第三十八章 昆仑登临，电舞太一仙径
- 229 第三十九章 紫微暴雨，剑斩三头幻人
- 237 第四十章 白灏腥风，脚踢无头仙将
- 243 第四十一章 寂玄寒雪，义救五毒灵兽
- 249 第四十二章 千山万水，路阻琼华之门
- 255 第四十三章 仙境长春，高人寂寞如雪
- 261 第四十四章 须臾幻境，酒泛沧浪剑赋
- 267 第四十五章 何以解忧，快乐逍遥唯酒
- 273 第四十六章 冰封永寂，难阻焚心似火

韩菱纱心中想，这小野人，不通世事，怎么会懂悲伤？

从青鸾峰的紫云架下来，云天河和韩菱纱便看见前面有个村子，和黄山脚下其他乡村相似。这村子并不大，但气氛宁静和谐，正是皖地典型的农家田园。

“哎呀！”走得好好的少年，忽然大叫一声。

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韩菱纱忽听少年大叫，既吃惊又期待，“是有人打架吗？”她挽挽袖子，朝云天河凝视的方向张望。可是看了一会儿，她发现那边只是有些村人走动，并没有什么新鲜好玩的。

“到底怎么啦？”看着惊呆的云天河，少女很期待从他嘴里说出什么惊人的发现。

在少女的期盼中，呆愣半晌的少年忽然蹦出一句话：“好多人啊！”

“啊？”韩菱纱不甘心地问道，“除了好多人，还有呢？”

“没有啦！怎么了？”云天河看着韩菱纱，“咦？你脸怎么了？绷得这么紧，是跟谁生气吗？你要知道，你生气的样子可不太好看。”

“你！”韩菱纱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“我——没——生——气！”

“我说嘛！”云天河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“看见这么多人，该惊呆了才是，怎么会生气呢？咦？对了，你怎么没惊呆啊？”

“云天河！你是不是呆子啊？只是人多嘛，有什么值得——”刚说到这里，韩菱纱突然醒悟过来，哎呀，还真是错怪他啦。这野人，从小在深山高崖上待

着，看野猪的机会可比看人多，也难怪他一惊一乍的。

心中想明白，她的脸色便柔和下来，好言说道：“你不用吃惊啦，只是人多而已。咱们今后行走江湖，还会碰见更多更有意思的人呢！”

“是吗？”少年听了这话莫名地兴奋，“人多好！人多好！我一年见的人，都没对面那些人多！”

韩菱纱听闻此言，心中暗笑：我就说嘛，在这野人心目中，恐怕山中老虎豹子都不及人珍贵吧。

一边说着，二人也走近了前面的村子。这座村子名叫太平村，在青鸾峰脚下依山而建。云天河和韩菱纱下山的那天，正好是端午。按照皖地的风俗，太平村中正在举行“跳钟馗”活动。钟馗是驱鬼逐邪之神，人们跳钟馗便有送孤除煞之意。太平村的村民都相信，扮过钟馗神，跳过除煞舞，再驱逐五个同样也是人扮的小鬼之后，就能送走一切孤魂野鬼，保佑村民接下来一年里安居乐业了。

再说云天河二人。当他们走过村口的那棵大槐树，正巧看到太平村的村民正簇拥着一位巨汉扮演的红衣钟馗，威风凛凛地朝村东边的祠堂走去。

“哇！”云天河眼睛瞪圆，又是一声大叫！

这一次，韩菱纱没再吃惊，她静静地等少年的下文——只听少年叫道：“人好多！好多人！”

果然如自己心中所想！韩菱纱心中生出成就感。她白了少年一眼：“大惊小怪的，看来你真的没见过人多啊！”

“当然没见过！”云天河理直气壮地道，“这么久，也只见过你和我爹。”

“这我倒忘了……”本来暗中嗤笑他的少女，听到这句话，竟有点负罪感。她注视着少年，想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一丝悲伤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韩菱纱心想：还是我想多了。这小野人，不通世事，怎会懂悲伤？

心中这般想，韩菱纱的神色恢复了正常，“就说你是土包子，别东张西望的，小心招来麻烦！”她嗔笑着提醒。

很明显，云天河对她好心的提示充耳不闻，“菱纱，快看快看！”云天河指着正簇拥着“钟馗”的那群人，新奇地叫道，“中间那个！快看，那个穿红衣的，是不是他们的大王？”

“哼！果然没在听我说话！”韩菱纱没好气地道，“什么大王小鬼！又在说傻话！”

“呵呵，原来你不懂啊！”云天河看着少女，一脸“你很无知”的表情，滔滔不绝地说道，“山里的猴子，都会跟着最厉害的猴王。你看那个红衣服的，要不是老大，干吗一堆人围着他？”

“傻瓜，我看你干脆去当猴子算了！”

韩菱纱听云天河开口闭口就是山中的那一套，有点生气。不过，她转念一想，这“小野人”还是她哄骗下山的，心就软了几分。她看着云天河，想了想，认真地说道：“天河，你记住了，山下和山上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此人世，行走江湖，不是只比谁的拳头硬的。这世上，凡事都要讲个规矩，就像老百姓要听当官的，当官的要听皇帝的。”

“黄弟？”云天河闻言一愣，“那个叫‘黄弟’的，很厉害吗？剑法如何？”

“你！”韩菱纱一滞，怒道，“你究竟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”

“我在听啊！”云天河见少女生气，一脸茫然，“我很认真地在听呢。因为以后我跟你‘行走江湖’，再也看不到野猪，只能跟你相依为命了。但‘黄弟’是谁？我真的不懂啊，为什么那些当官的都要听他的——是真的因为他的剑法厉害吗？”

“谁跟你相依为命？你还是挂念着你那些野猪好了！”韩菱纱一副气呼呼的样子。不过，片刻后，她忽然想到自己这样子倒像是在吃醋，还是吃野猪的醋，不由得笑了。这一笑，心情也就好多了，便耐心地跟少年解释：“皇帝是人，天下最尊贵的人。他厉害，并不是因为他懂什么上好的剑法，而是管着所有的官。所有的官都要听他的，谁不听，皇帝就会让谁官变小、做不了官，甚至坐牢、杀头。”

“杀头？”云天河一吐舌头，“那就和我以前杀野猪一样了。那时候我很凶的，那这个‘黄弟’也真凶啊。我杀猪，他杀官！”

韩菱纱忍俊不禁，扑哧一声笑出来：“你……说话还真有趣！不过，你敢说皇帝凶，真大胆，不怕他杀你吗？”

“为什么怕？”云天河挺起胸膛，昂然道，“你不是说‘黄弟’不杀猪，只杀官吗？我既不是猪，又不是官，怕啥？”

“好吧！”韩菱纱憋着笑，“你不是猪，也不是官，不过还是要小心了，皇帝的权力很大的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成千上万的人都得掉脑袋！”

“这么厉害？”云天河倒吸了一口冷气，“那不是已经到了爹说的‘以气御剑’的境界？你还说他不懂上好的剑法！”

“哎呀，根本不是一回事嘛！”韩菱纱蓦然发现，跟少年认真说话真是一个错

误，再说下去，她可能要被气死。发现这个可怕的事实后，她道：“你啊，少问一些有的没的！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，然后商量下接下来要去哪里。”

“找地方？”云天河又是一脸茫然，他指着对面成片的村舍，奇怪地问道，“为什么要找？不用找啊，这儿这么多房子，我随便睡哪间都行。”

“天啊！”韩菱纱终于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，“傻瓜！傻瓜！大傻瓜！房子再多也是别人的，主人不同意你就进去住，是想做强盗啊？是不是还想顺手找点东西拿……停！接下来你别问我‘强盗’是什么，反正在山下你什么都不懂，一个‘不懂’和两个三个‘不懂’也没差啦！”

“哦。”见少女一副抓狂的样子，云天河虽然还有很多疑问，但担心少女不高兴，就没再说什么。他们又往前溜达了一阵儿，才安静了片刻的少年又叫道：“菱纱，我饿死了，想吃东西。”

“哼！”才清静了一会儿的少女，没好气地答道，“别满嘴死啊死的，你哪有这么脆弱！这太平村地方小，也没客栈，我们借住在村长家好了。他家院子宽敞，屋子大，既然是一村之长，住在他家也安全。”很显然，韩菱纱行走江湖的经验果然丰富。

但很明显，云天河不会注意到这一点，问道：“村长家有好东西吃吗？”

“……”韩菱纱有些无语，“你就知道吃！唉，我现在就去找村长，你别跟来了，免得添乱。”

“好啊。那我就去看那个穿红衣服的。”云天河望望那边被众人簇拥着的红衣花脸大汉，觉得现在只有他才能让自己转移饥肠辘辘的感觉。

听他这么说，韩菱纱应了一声。可是正要走开时，她忽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想了想，她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，“听好了！”只见灵丽的少女双手叉腰，郑重其事地叮嘱道，“你有什么事，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说。你，不许——惹——麻——烦！”

“放心，我最不喜欢惹麻烦，又不抵吃。再说，那些人我又不认识。”云天河这时倒答得十分顺溜。

“那就好！我走了，记得你答应我的话！”韩菱纱气哼哼地走了。

等走得远了，快看见上山前就打听到的村长家屋顶，她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：“真的不会惹麻烦吗？”

虽然她还在往前走，可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……

对拥挤的人群，他感到无限地新奇，甚至还觉出几分让人感动的温暖。

其实，对于云天河来说，本就是半大的少年，再加上自幼独居深山，这回初次下山，可以说他对什么都感到新奇。而这太平村，正值端午节，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姑娘小媳妇，也都收拾收拾、打扮打扮出门了；那平时不常来这偏僻村子的货郎们也来了，和本地做些小本买卖的生意人一起，从大清早起就把这村子的大街小路两边占住，摆起了摊，十分热闹。

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对一般人来说是困扰，很容易引起烦躁。但这样的常理，在云天河这里根本不适用。对拥挤的人群，他感到无限地新奇，甚至还觉出几分让人感动的温暖。随着端午节的乡村人流，云天河到处闲逛，没多久就路过一个粽子摊。当他看到简陋的摊子撑杆上挂着几串粽子时，顿时眼睛一亮，努力挣脱了人流的裹挟，来到粽子摊前站住。

云天河来的时候，那个名叫李慎的中年摊主正在卖力地吆喝：“又香又好吃的粽子啰！瞧一瞧看一看啰！”虽然正值端午，粽子是应节的食物，本应好卖，但正因为如此，今天这太平村中的粽子摊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，所以这位李慎的粽子摊，生意并不好。尽管他吆喝得十分卖力，却并没多少人驻足。

所以，当李慎看见云天河停下来观看时，顿时眼睛一亮，忙鼓足中气，招呼道：“这位小哥，一看就是走南闯北好见识的！我这李家香粽，独家秘方调制糯米，只有端午节才能吃得到，绝对好吃！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！”

云天河本就肚饿，一听李摊主说好吃，立马凑到近前。

见少年一副垂涎欲滴的模样，李慎暗自得意，更加殷勤。他亲手拿起一只正在热水中蒸煮保温的青碧苇叶香粽，递到少年跟前，赔笑道：“嘿嘿，小哥拿这个先尝尝看吧！”

“这个真的好吃？”面对李慎的殷勤，“精明”的少年摆出一副“我山里人，你不要骗我”的表情。

“哈哈，当然！”李慎拍着胸脯道，“绝不哄你，真个好吃的。”

说起来，因为竞争激烈，李慎这粽摊一上午还没怎么开张，他决定好好做这笔生意，便打起全副精神，察言观色，看了片刻又对少年说道：“看小兄弟这打扮，一定是附近村子里的猎户吧？居然不清楚我李家这块大好的招牌！小兄弟恐怕不知道，我们村里端午节有个习俗，每年都有扮钟馗、斩小鬼的戏目，谢他老人家保佑我们平安。小哥你买两只，到时候一边吃粽子，一边看戏，真是再惬意不过啦！”

李老板介绍得十分卖力，可是不幸，他遭遇到和韩菱纱同样的命运。在他滔滔不绝努力推销时，少年根本没把他的的话听进去。他只顾翻来覆去地研究李老板递给他的这只粽子。研究了片刻，他好像忽有所得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山下的人不吃烤肉，却吃这怪模怪样的东西！哎呀，这东西外壳硬，捏着软，还绑了绳子，莫非怕它跟山猪一样要逃走？真是古怪！”

刚刚还很是卖力的李老板，听了这话，不由得差点泪流满面！他一脸悲愤，几乎哽咽着说道：“你究竟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！”

云天河却没注意到他在说什么。当他研究完毕，便拿起粽子，跟往日吃烤山猪肉一样，直接往嘴里塞！然后一口咬下去，开始咀嚼起来。很显然，嚼了两口外面包的苇叶子，他觉得无法下咽，便一口吐掉，开始吃起里面的糯米来。

“唔……唔……不好吃！不好吃！”吞完粽子，云天河十分失望，“三口两口就吃完了，外面的壳还嚼不烂。你这东西真差！”

见他这般吃法，李老板早已是目瞪口呆。很快，他就被少年那句“不好吃”激怒，恼火道：“怎么会不好吃？我说小哥，你跟我说笑呢？”

“说笑？”云天河觉得莫名其妙，理直气壮地道，“这种东西哪比得上香喷喷的烤肉！你们整天吃这个呀，难怪长得不结实。和你不一样，我可不骗人，看我下回猎几头山猪来送你，你就知道了！”

虽然对粽子表示了鄙夷，但云天河最后这句话，却透着山里人的真挚和淳朴。一时间，气冲冲的李老板竟愣住了。见他无语，云天河带着对粽子的无限失望，转身便要走。

“哎，等等！”李老板反应过来，赶紧将他叫住，“你还没付钱呢！”

“钱？”云天河一脸茫然。

见他如此，刚才还被他淳朴之气感染的李老板，语气顿时不善起来：“小兄弟，一个粽子一文钱，招牌上写得清清楚楚。大叔我小本生意，你可别仗着年轻身板儿好，想吃我的霸王粽子啊！”

“霸王粽？”虽然不谙世事，但云天河从李老板的语气和神态中，也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顿时恼了起来，叫道：“是你要我尝，我才吃的！”

“好哇！你想赖账？！”半天没开张的李老板顿时气得七窍生烟，“我老李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还没见过你这般惫懒的！”

“你怎么这么说？”云天河觉得对方简直不可理喻，“我赖账？明明是你叫我尝的，我尝了，不好吃——我就说苇叶子怎么能吃？没怪你就算好了，还找我要钱，我看你是要霸王钱才对！”

“你！”李老板再次张口结舌。

其实要说这年头能出来做生意的，口才定然不错，这李老板也不例外。他本来看着眼前的小哥有种愣愣呆呆的模样，心说这笔生意定然能做成，谁想到不但没做成，自己还在最自傲的口才上，被对方压倒！

“我怎么啦？”面对目瞪口呆的李老板，云天河一副很诚恳的样子，“真的不骗你，那苇叶子又苦又涩又硬，不好吃，以后你直接拿里面的米煮出来卖就好了。大叔，烹饪我拿手，今天给你出了这个好主意，你不用谢我。”

“谢……你？”李老板一口气差点儿没接上来。

正当李老板快被气死时，韩菱纱刚好从村长家谈好借宿的事情出来，正巧瞧见这一幕，看到两人气势不对，赶紧跑了过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灵丽的少女看到这二人隔摊对峙、大眼瞪小眼的架势，只觉得莫名其妙。

李老板见她到来，一打量像个正常人，顿时像溺水之人抓住了根救命稻草，嚷道：“这位姑娘来得正好！你评理，这小子吃了东西不给钱，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”

“啊？”韩菱纱闻言，转身看向云天河。被她看着，长身挺立的昂然少年终于有点心虚起来，“钱……”他挠着头，有些脸红地问道，“菱纱，你说，这人把‘钱’字说来说去的，到底是什么呀？”

听他问出这话，李老板简直快支撑不下去了：“好个不实诚的小子，竟敢到我太平村地头装傻！”

依旧，云天河没注意到李老板在说什么，他认真地跟少女解释：“真不怪我的，是他让我尝尝看，我才拿起来吃的，又不好吃——呸呸！”说到这儿，他好像觉得那股苇叶苦涩的味道又泛了上来，连忙向旁边啐了两口。

李老板见此，立即火冒三丈：“臭小子，你不给钱就算了，还敢瞧不起咱老李家的手艺！”

“啊，对不住！”此时韩菱纱已经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她连忙一把拉住云天河的衣袖，满怀歉意地对李老板解释道，“对不住，我这个朋友不懂世事，也不会说话。他欠你多少钱，我赔就是。”说着，连忙掏钱，心中还郁闷，“云天河啊云天河，我竟然相信你不会惹麻烦！可恶！”

“敢情你们俩认识？”李老板见少年来了能说理的朋友，反而脾气上来了。他猛一摆手，挡住了少女递过来的铜板：“别跟我谈钱！俗气！钱财事小，名声事大！让这小子乱说我老李家的粽子难吃，我以后还要不要在村里混？”

正当他捶胸顿足滔滔不绝之时，忽听得附近有人暴喝：“浑蛋！给我站住！”

听闻此言，粽子摊边的三人顿时心神一震，“难道有人抢劫？”韩菱纱回头一看，却是一人一只母鸡从旁边奔腾而过。

“宋大田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李老板朝那追鸡汉子喊道。

“是李老板啊！”宋大田气喘吁吁地说道，“气死我了！这瘟鸡，还不给我乖乖滚回鸡窝去！”

对他的怒吼，那只芦花母鸡并不畏惧，反而振羽怒睛，与主人对峙。甚至，它还朝宋大田冲前两步，十分凶悍。而那宋大田看起来胆子并不大，见鸡扑翅冲来，他还下意识地退后两步。

“哈哈！”李老板见状大笑，“宋大叔还是老样子，吼得最响，退得也最快！”

“谁……谁说的！我今天非教训它不可！”被村邻言语一激，宋大田便张牙舞爪地朝那只悍鸡扑去。一边扑，他还一边大叫：“别以为能生几个蛋我就治不

了你！瞧我宰了你炖汤！”

宋大田冲前几步，想去捉鸡，没想到那母鸡竟然也拍翅反扑。汹汹气势之下，宋大田竟然显出几分瑟缩。见此，闻声赶来围观的村民个个哈哈大笑。这事，直到现在也没什么，无非是一件让宋大田这村汉丢脸的闹剧而已。只是，在这一片大笑声中，却忽有一个年轻的声音大叫道：“大叔别怕，我帮你！”

“啊？”韩菱纱一听声音，觉得有点不对劲。等她一回头，却见云天河正一脸浩然正气地举起他那把铁胎硬弓，搭上青光细剑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已是寒光一闪，紧接着就是母鸡的惨叫声！

听到这声突兀的惨叫，刚才还嘻嘻哈哈的人群，顿时安静下来。

“哇！小花怎么不动了？”很显然，围观人群中有个小姑娘是母鸡的拥护者。这时惊见它不幸中剑“牺牲”，顿时泪光盈盈，又惊又悲。

“这……这是什么妖法？”另外一个青年村民却是被如电飞逝般的晶蓝剑光给震呆了。

“就是妖法！”有位猎户打扮的中年人，显然眼神比较好，惊恐大叫道，“刚……刚才眼前蓝光就这么一闪，像是箭飞了出去，可是箭又怎么会自己飞回来？八成是妖法！”

“什么妖法？这是我的箭术好不好？”云天河闻言不乐意了。他转过身来，对宋大田诚恳说道：“大叔，现在不用怕了，这恶鸡我已经帮你射死了。”

“射……射死……”宋大田愣了一下，很快便反应过来，“你！你杀了我家小花！”一瞬间，中年大叔眼圈泛红，看样子竟和那个小姑娘一样，也是中剑倒地母鸡的忠实拥趸。

“是杀了它呀！”云天河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“它凶得很，你又说要宰了它，那我就帮你一把嘛。爹爹说，该帮人的时候就要帮。大叔你真的不用谢我。”

“臭小子，我饶不了你！”对鸡畏缩的大叔，这时却被少年的几句话给撩起了怒火。他看了看躺在地上鲜血直流的鸡，撸了撸袖子，就想揍云天河。见他这样反应，云天河一脸茫然，不知道刚才自己做得有什么不对。

“等一下！”这时韩菱纱脆声叫道，“大叔你冷静点，有话好说。”她看了看那只还有些抽搐的鸡，瞪了少年一眼，苦笑道：“这只鸡，我赔钱就是！”

“赔钱？”见韩菱纱是个不认识的年轻外乡女孩子，宋大田立即来了精神，怒声大叫道，“你赔得起吗？”

“怎么赔不起？”韩菱纱不解。

“我这可是一天能下四只蛋的宝贝母鸡！臭小子不知用什么古怪法子把它弄死了，以后我们全家靠什么吃饭啊？”宋大田仰天悲声大叫，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。

“吃饭？”云天河也表示不解，“吃饭简单呐，不就是靠自己的一张嘴张口吃饭，有什么困难？”

“气……气……气……气死我也！”宋大田被气得七窍生烟，撸着袖子就要过来，“敢跟老子调侃，小子欠揍！”

“等等！”却是粽摊老板李慎，忽然挺身而出阻拦。韩菱纱见状大喜道：“果然还是你知礼，晓得见义勇为。”谁知却听李老板严词叫道：“揍人也要有个先来后到，他头一个得罪的是我，宋大叔你让让先！”韩菱纱闻言顿时无语。

“凭什么？”倒是宋大田打量了李慎两眼，怀疑道，“看你身上没几两肉，打架行不行啊？”

“嘿嘿，我有帮手！”李慎朝远处大叫一声，“王大哥，有人吃霸王饭啦！”

话音未落，云天河等人就听到一阵“咚咚咚”的重重脚步声。一时间，仿佛这脚下的街道都开始颤抖起来。觉出异常，韩菱纱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却见是一个长身巨大的红袍汉子，正朝这边奔来！

所有人都对这个少年刮目相看，觉得他是深藏不露、游戏人间的真正高手。

“王魁山在此！谁敢吃霸王饭！”那红袍巨汉还未跑近，便是一声大吼，直震得众人耳膜发疼。

韩菱纱看得分明，这巨汉正是今天跳钟馗的那个钟馗扮演者。现在他正是一副钟馗扮相，头戴插翅冠，身穿赭红袍，腰围黄牛皮带，满脸络腮胡子，相貌极其威猛。一般来说，钟馗毕竟是传说中人物，怎么扮都不容易像，再配上民间臆想的钟馗装，往往十分滑稽。但不得不说这位王魁山，由他来穿着这身钟馗装，却让人觉得威能辟邪的钟馗就该是这样。

话说王魁山奔到近前，那李慎便朝云天河一指：“王大哥，就是他！头像鸟窝的那个野人！”

“怎么说话呢？”虽然韩菱纱经常对云天河一口一个小野人，但这时她却生气了，叉腰怒视李慎道，“吃了你的粽，我们给钱；打死他的鸡，我们也给钱。还要怎样？”

对她的话，刚刚奔近的巨汉王魁山却晒然一笑，仿似充耳不闻。他转身拿手指点云天河：“好小子，敢来太平村吃霸王饭，来来来，跟老子较量较量！”

“较量？”云天河挠了挠头，“就是比武吗？好啊，很久没跟人比武了。你不用兵器，我也不用兵器。”说着话，他就把青光细剑递给韩菱纱：“你帮我先拿一下，我要跟他较量。”

“臭小子，胆子不小啊？”俯视着云天河，巨汉王魁山倒是有些佩服他的勇气。

“胆子确实不小！”死鸡苦主宋大田在一旁奉承，“外乡人，你们难道没听说，这位王魁山王大哥是我们村的大力士？年年都在端午节扮钟馗，他的力气可不比真钟馗小，专门对付那些捣乱的家伙！”

韩菱纱闻言，看了看王魁山，又看看云天河，见少年虽然挺拔，但在这位罕见巨汉面前，却像山丘前一棵树一样，光从体量上看，怎么看怎么都是鸡蛋碰石头的事儿。

见得如此，她那张俏脸涨得通红，愤愤叫道：“你们别不讲理，我明明说了要给钱的。”

“哈哈！”听她这么说，围观村民中爆发出一阵讥笑声。只听有人七嘴八舌说道：

“小娘子怕了啊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呀？”

“敢来太平村惹事吃白食！也不先打听打听。”

“在别处吃惯了白食，今天来我们这儿，一嘴崩掉你一口牙！”

“这小娘皮，一看就是抛头露面走四方的。这番一力帮衬这小厮，莫不是一起私奔出来的吧？哈哈，果然不是正经东西。”

一时间众说纷纭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有少数人还说得特别难听。饶是韩菱纱走南闯北见多识广，毕竟只是妙龄少女，被这些夹枪带棒的话一说，她不仅脸面涨红，身子颤抖，那眼圈也红了起来。

这时候，云天河也察觉到少女的变化。饶是他再怎么不通世务，这时也知道是这些村民在欺负他俩。他顿时变得怒气冲冲，叫道：“菱纱，打就打！他们不讲理，我们听他们的话，却还要被揍！什么钟馗，就算他们的大王来了，我也不怕！”

说着话，他奋起一拳，中宫直进，便朝那王魁山当胸打去。

“来得好！”见少年这拳打得毫不拖泥带水，王魁山赞得一声，“好小子，就得这样！”仗着自己身大力沉，他见少年直拳打来，也不避不让，只顾攥起醋钵大的拳头，便朝少年拳头对轰而去。

“砰！”在一声惊天动地的对拳声中，王魁山和云天河各向后倒退几步。

“力气不错！”云天河叫了一声，毫不停留，立即猿身而上，紧接着又是一拳！这第二拳和先前毫无二致，又是中宫直进，瞄准王魁山的胸膛打去。

见云天河对拳之后立即攻击，王魁山竟是一惊，暗暗叫苦：“这臭小子，刚才难